

編輯部

餘音繞樑，雖已去十年的夏辰美景，仍歷歷如在眼前。廿年後，您撫今追昔，却悔當時不將嫵媚情狀羅縷紀存。是否，如此夏辰猶如雨疏風驟，吹夢無蹤？是否，如此夏辰只餘惜春春去，徒留幾點催花雨？

大學生涯，在校園的每個角落，每種活動，久了、熟了、您見之便激晒愧過，以為必然如此。十年後，您回憶雖新，却如薰酒半醉，難免朦朧，而您說「朦朧最美！」

廿年後，您再憶往昔，却已濃睡不消殘酒，昏沈得難再得！

於是您說，我酌飲不為酒醉，不為濃睡的冷暖不知。我酌飲為的是臉頰熱起的紅暈，那一絲絲

是故，為在您的記憶的深淵裏，最寒冷的淵底燃起一絲的溫暖，我們為您燒灼一把暖火，即使在凜烈的冬天裏，……

我要酒的溫暖點燃著記憶！



十字花城 · 動草



曾實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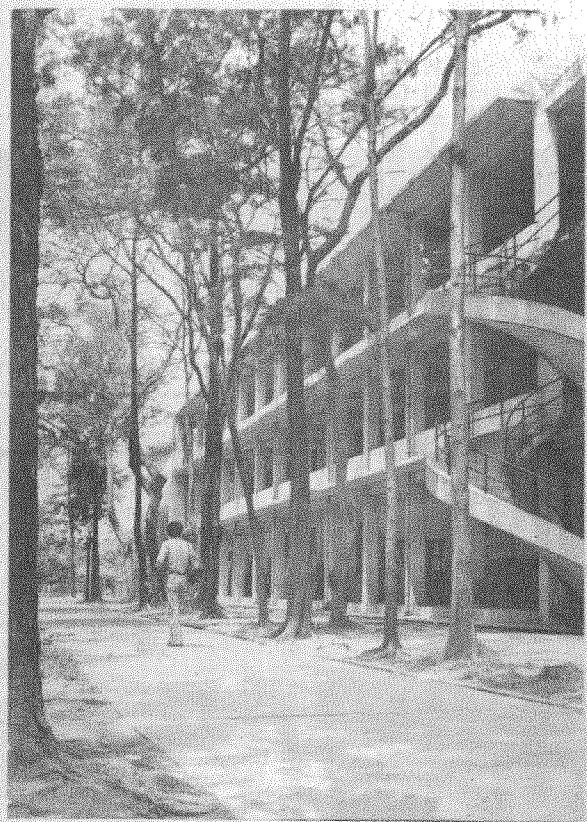
「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」十字花城的美景有幾，你會細數過嗎？

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十字花城雖小，而其中媲美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之諸美景，那裏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」呢？

而究竟，十字花城有那些堪與詩句「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」互相媲美的景色呢？也究竟，「十字花城」是由何而名呢？

「十字」與「花」本來就是最發人深思的了。「花」字一現，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是否就會直貫入你腦海？是否今日有花不折，却更待變成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」時才惘然自醉？還是面對嬌嫩無比、弱水三千的「花」，你寧願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」多增一分花落春去的感傷，也絲毫不作折花之舉？

事實上，對「花」，折與不折，都未嘗不是想出盡心力去保護它，只不過有「得之，幸；不得，命。」兩種迥然用意相同而行動結果不同了！更何況在「十字」之下，以十字的摯愛，誰不願做個護「花」使者，用永恆的生命，背一個保護脆弱的十字，一如：



如果有一輩子的豔陽高照
我願撐一把永恆的傘
護著妳

即使為的只是更接近妳，看妳陰涼裏不變的花容
如果有颯颯吹不停的強風
我願變成纏藤片竹的支架
護著妳

即使為的只是擁著妳，聽妳不受干擾勻稱的呼吸
如果有萬丈不能避免的洪水
我願化成一道圍牆在妳前面
護著妳

即使被毀成了一堆泥土，也要落在妳跟前安息。

然而，「十字」又豈僅是摯愛而已，另外十字的嚴肅，及一切十字的責任，不啻還要從十字道上，從冷冰冰的屍體行間穿梭來往，在一架架冰涼的顯微鏡下，去銜接無數靈魂的溫暖。